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十一

宋　祝穆　撰

文章部

賦

羣書要語故詩有六義焉二曰賦注賦之言鋪直鋪陳其事大序賦者古詩之流兩都賦辭勝事則賦揚子或曰賦可以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霧縠之組

麗曰女工之蠹矣同上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矣前漢藝文志賦體物而瀏亮陸士衡賦序

詩句詞賦工無益杜張為詞客賦變作楚臣騷坡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赫杜西遊因獻長楊賦李

古今事實

楚漢之賦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以賦見稱屈原傳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

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揚子

賈誼之賦

賈誼為長沙王太傅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

相如之賦

司馬相如客游梁數歳乃著子虛之賦蜀人楊得意侍

上上讀子虚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以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奏之天子大悦以為郎相如見上好仙乃奏大人賦天子大悦飄飄然有凌雲氣游天地間之意相如雖多虚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諷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本傳

揚雄之賦

或問揚子雲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揚子

成帝時客有薦揚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還奏甘泉賦以勸雄作甘泉賦夢吐白鳳本傳

上羽獵雄從因作校獵賦以風上上適商周之墟以思唐虞之風還上河東賦以勸上臨長楊射熊館雄從還上長楊賦

作幽通賦

班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前叙傳

作思玄賦

張衡傳閹宦讒張衡衡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思本傳

作武庫賦見文人相輕門

作鸚䳇賦

禰衡有才辯黄祖時大會賔客人有獻鸚䳇者祖舉卮

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

謝莊字希逸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為賦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南史

作靈光賦

王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奇之遂輟翰

作閒居賦

潘岳字安仁既仕宦不達乃作閒居賦

作閒情賦

蕭統論陶淵明文云白玉微瑕惟在閒情一賦詳見閒退門東坡所跋

作三都賦

左思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復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為作序於是先

相非議者莫不斂衽贊述焉

十年作賦 見文章門

作天台賦

孫綽嘗作天台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

卿擲地作金石聲也

不敢措手 見文人相推門

作東征賦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

白刃曰先公勲業如是君作東征云何相忽略宏窘促無計便答我已道公何以言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讃胡奴陶範小名

洛陽紙貴

庾闡始作楊都賦人競寫都下為之紙貴謝大傅云此是屋下架屋耳事雖擬學而不免儉狹

賦曰五色

李程擢進士宏詞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

數上賦頌

杜甫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已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沉鬰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負之

八叉手

唐温庭筠才思艷麗工於小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

著日出扶桑賦

桑維翰舉進士主司惡其姓維翰慨然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

賦知器識

王曾作有物混成賦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為山川　范希文金在鎔賦云如令區別妍媸用為藻鑑儻使削平僭亂請就干將人皆期有將相器宋真宗朝徐奭鑄鼎象物賦有王臣威重之句蔡齊置器賦有安天下於覆盂之句皆以文辭理致在第

一仁宗時呂臻富民之要在節儉賦曰國用既節民財乃豐上方崇儉亦擢為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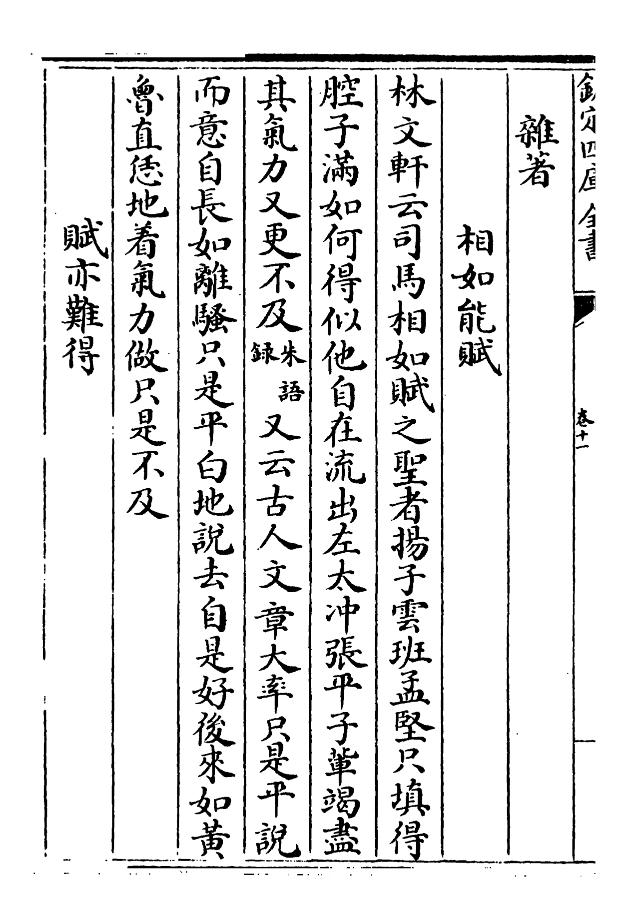
呼長嘯公

范鎮作長嘯却敵騎賦流傳契丹呼為長嘯公

作賦被嘲

張亢滑稽有門客作坤厚載物賦云粤有大德其名曰坤亢曰非講經之座主即傳法之沙門倦游錄

古今文集



雜著

相如能賦

林文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腔子滿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𮄫竭盡其氣力又更不及朱語錄　又云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如離騷只是平白地說去自是好後來如黄魯直恁地着氣力做只是不及

賦亦難得

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以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總之徒賦皆不好了因說神宗修汴城成甚喜曰前代有所作時皆有賦周美成聞之遂撰汴都賦進上大喜因朝降出宰相每有文字降出時即合誦一遍宰相不知是誰知古賦中必有難字遂傳與第二人以次傳至尚書右丞王和甫下無人矣和甫即展開琅然誦一遍上喜

既退同列因問如何識許多字和甫曰某也只是讀榜文呂伯恭編文鑑要尋一篇賦冠其首又以美成賦不甚好遂以梁周翰五鳳樓賦為首美成賦亦在其後朱語錄

擬大言賦并序

蘇易簡

淳化四年上皇帝書曰龍戲草書宋玉大言賦賜玉堂臣蘇易簡御筆煌煌雄詞洋洋瓌瑋博達不可備詳招易簡升殿躬指其理且

歎宋玉奇怪也因伏而奏曰恨宋玉不與陛下同時帝曰噫何代無人焉卿爲朕言之易簡

因擬宋玉作大言賦以獻其詞曰

聖人興兮告成功登崐崘兮展升中芳席地兮饗祖宗天籟起兮調笙鏞日烏月兎耀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奠玄酒也削西華兮爲石礎也飛雲湧霧騰熇燎也刳鯨腊鵬代鵜鰈也迅雷三變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爟火舉也太山融兮溟海乾也貞穹穴兮方

與牙君王壽兮無窮焉

詩話

當追古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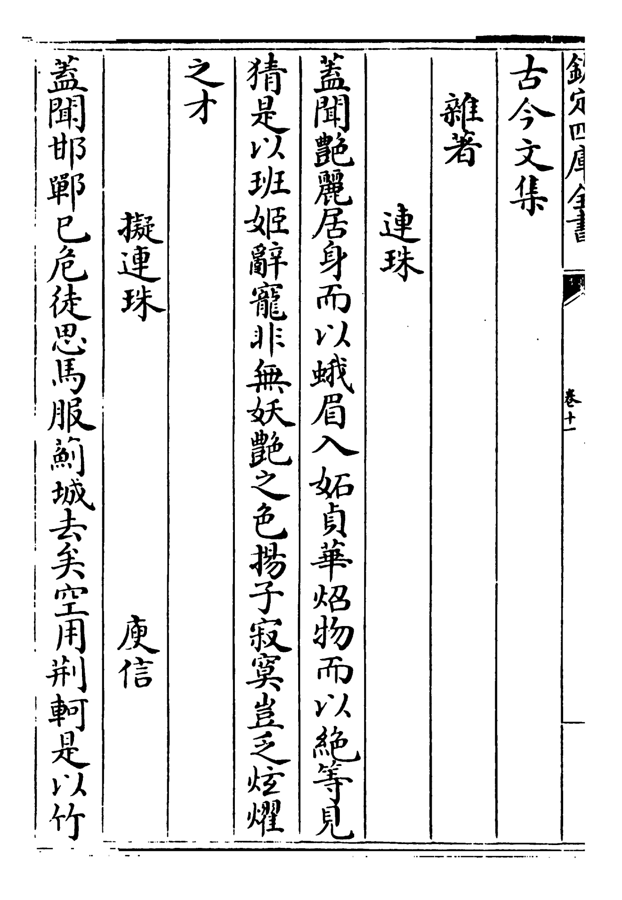
山谷云作賦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為之師略依倣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時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要須前輩中擅場耳

連珠

古今事實

興於漢世

晉傅玄叙連珠云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詞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卍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古今文集

雜著

連珠

蓋聞艷麗居身而以蛾眉入妬貞華炤物而以絶等見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艷之色揚子寂寞豈乏炫燿之才

擬連珠　庾信

蓋聞邯鄲已危徒思馬服薊城去矣空用荆軻是以竹

杖扶危不能正武擔之石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

葢聞穴蟻衝泉未知遠慮玄禽巢幕何能支久是以大厦既焚不可洒之以浸長河一決不可鄣之以手

葢聞三世用兵既非貽厥陰謀累葉必以凶終是以李都尉之風霜上蘭山而箭盡陸平原之義氣登河橋而路窮

葢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何論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門下賓客任安獨存

蓋聞磨礪唇吻脂膏齒牙陵風扇毒向影吹沙是以敬而逺之豺有五子吁可畏也載鬼一車

判

羣書要語身言書判唐選舉志

古今事實

南山之判

李元紘為雍州司户叅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旨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懐貞大

驚輙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揺改繁時令

判施籤表

范公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輕其新進潛視所為質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聞歎曰真得大體吾不如也談苑

打草蛇驚

王魯為當塗宰瀆貨為務會部民連狀訴主簿貪賄魯即判曰汝雖打草吾已虵驚開元遺事

判失猫訟

裴諝為河南尹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諝判云這畔似那畔那畔似這畔我辭與汝判笑殺門前着靴漢又有婦人投狀爭猫狀云若是兒猫即是兒猫若不是兒猫即不是兒猫諝判云猫兒不識主旁我搦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諝遂納其猫鄭棨傳信記

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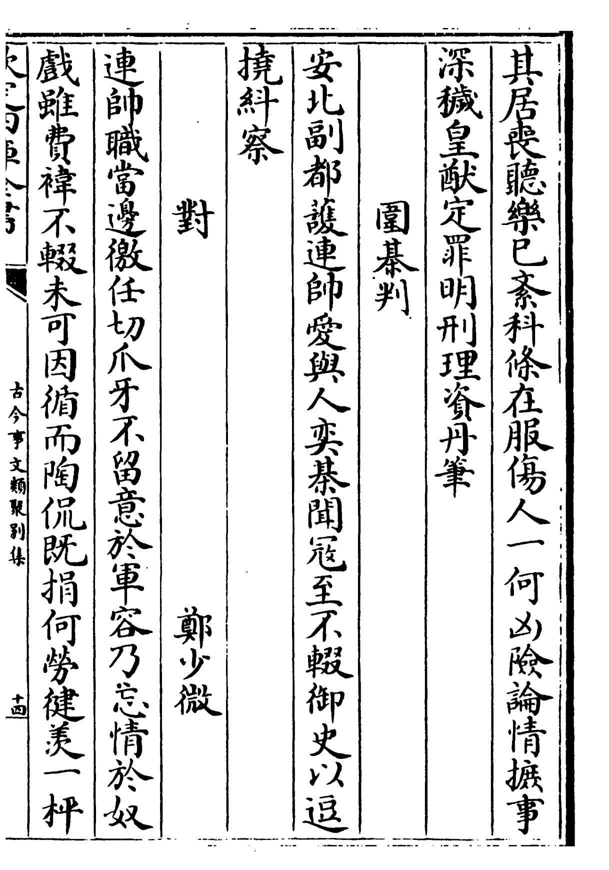
競渡賭錢判

揚州申江都縣人以五月五日於江津競渡并設管絃時有縣人王文身居父服來預管絃并將錢物賭競渡因爭先遂打舟人臂折

對　康廷之

日觀遥臨旁分震澤雷陂迴瞰近届邗溝郊連五達之

莊地近一都之會人多輕剽俗尚驕奢屬以良辰纚絲令節江干可望俱遊白馬之濤邑屋相趍並載飛龍之舳泛長波而急槳有類乘毛湧修浪而鳴船更同浮葉簫吟柳吹疑傳塞北之聲棹引蓮歌即唱江南之曲王文閭閻賤品蓬蓽庸流名教非閑禮儀多闕三年巨痛無聞毀瘠之哀五日佳遊且預管絃之樂重以情存勝負志在豪雄爭馳赤馬之津競賭青蚨之貫先後由其不等忿爭於是遂興無思李老之言俄折羊公之臂然



其居喪聽樂已紊科條在服傷人一何凶險論情擬事深穢皇猷定罪明刑理資丹筆

圍碁判

安北副都護連帥愛與人奕碁聞寇至不輟御史以逗撓糾察

對　鄭少微

連帥職當邊徼任切爪牙不留意於軍容乃忘情於奴戲雖費禕不輟未可因循而陶侃既捐何勞健羨一枰

之上靡聞懷陣之心百戰之前不見臨戎之節御史秉驄按罪執簡彈違曰以羣凶實由連帥此而可捨法安用哉寘以逗撓雅符彞憲

父在杖堂判

戍居母喪父在杖於堂上

對　　　　　晁良貞

居母親之喪茹荼嬰痛踊既無節哭何常聲悲在其中形瘠於外口不甘味身不安美潘生園裏無復版輿顧

氏家中空餘畫扇仙人白鶴遥投士行之前孺子隻雞遠赴林宗之所烝順有繞墳之感老萊無衣綵之由喬枝未摧桂樹猶茂執倚桐之杖上芝蘭之室循禮制而多違顧刑書而有犯請歸司敗任便科推

被妻毆判

得甲居家被妻毆笞之鄰人告其違法縣斷徒三年妻訴之非夫告不伏

對　　白居易

禮貴妻柔則宜禁暴罪非夫告未可麗刑何彼無良於斯有怒三從罔敬待以庸奴之心一扶所加辱以女子之手作威信傷於婦順不告未失於夫和招訟於鄰誠愧聲聞於外斷徒不伏未乖直在其中雖昧家肥難從縣責

還墳判

劉亨稱元是并州人因隋季而遷長安今請還就墳陵長不許去

對　　鄭少微

頃者江邊鹿走道喪隋風晉水龍興祚開唐運干戈忽起自下都而入上都雞犬亂馳辭舊國而入新國劉亨爾日正喜攀龍忽念此時旋悲去鶴顧惟舊浦偶咽水而分聲還念故鄉共行雲而動色秋林葉下遽失維桑春圃花飛俄傷故梓以為生金翠石黃絹仍存拔劒青松貞枝尚鬱四時節物共薦無由萬里蕭條歸寧莫遂冰狐夜聽首丘之戀不窮翔鳥晨驚懷土之悲寧輟披

肝上請思切來歸零淚下霑悲深去國雖越吟楚奏幽顯頻殊而移卑就尊禮律通許宜依所請庶叶平反冀南國之禽罷思閩越東平之樹不減咸陽

孝女抱父屍出判

錢塘人孫戬少以迎濤為事因八月迎濤乘船衝濤船覆至死戬女媚容巡江哭以瓜設祭因而自投江水抱父屍出縣司以為純孝欲立碑州司不許乃禁媚容數日

對

海水有期三秋必壯江濤可望八月須迎孫戡既曰篙工是稱舟子自言習水不慮驚風豈知白馬俄奔定邀伍相青凫坐覆忽訪馮夷應同罔象之神頗異呂梁之子媚容悲纒枕草志切投牋忽以祠瓜何殊薦芰銜心似石寧怕海童泣淚如珠即追泉客初均洛媛持弱態以凌波竟學曹娥抱沉骸而出浪論情足為純孝撫事不愧褒揚未題黄絹之辭先寘玄縲之罪州司滯獄法

恐不然縣請立碑理應為當

不用父言嬖妾為殉判

得甲將死命其子以嬖妾為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違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於惡

對　白居易

觀行慰心則禀父命辨惑執禮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政没齒歸亂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愛妾為殉死而有害於人違則棄言順為陷惡三年之道雖奉先而無改

一言以失難致親於不義誠宜嫁是豈可順非况孝在順終有同魏顆理命事殊改正未傷莊子難能宜忘在耳之言庻見因心之孝

盗酒判

卓媪翁伯並業卓嘗遭盗竊飲傾釀翁教以多養猛犬卓家酒滯而翁賔客猥售獨收其利媪告伯方便取人財

對　　亡名

媪翁接閈庖酒當壚不逢漢高之過頻遇畢公之竊教其養犬蓋以防人闌夜吠以雖懲在春醪而頗滯素蟻空汎鄰中之賢者莫傾盧鵲斯喧高陽之酒徒那至但非抑壓教有緣由獨收當曰非宜方便殆成無狀宜科誣謗以寘刑名

甕負判

甲甕負被乙盪倒甕索陪不伏

對　　亡名

惟彼負徒行者固宜矜避至於顛仆盪者非其故為甲且有詞娓林宗之妙賞乙為無狀殊叔寶之情言謹守既謝於挈瓶敝漏方憂於射鮒欲令陪價須盡事由必其廣陌脩衢往來不接故為搪突是有常刑儻若狹路重闈風塵暗起誤而擊觸毀亦可矜刑故則罪合宜加捨誤則陪何足筭但官之議事貴在量情言盪非故犯之名稱負乃小人之事勒陪半費將謂合宜

二月不供宫人炭判

鉤盾二月不供宫人炭請處分

對

弄田之所鉤盾是司牽絲效官掌炭成務形雖比漆燒則如金入侍女之爊爐香焚百和處仙人之丹竈巧液千金變寒作暄轉冷成熱投其鑄冶可以方其造化驗其燥濕可以測其陰陽充百郡之時須為萬邦之日用二月不供三章有犯違令抵罪依條請科

宅判

洛陽縣人晁謗先蒙本縣給同鄉人任蘭死絶宅一區
又被蘭女夫郭恭妻理訴此宅縣斷還謗州斷還女謗
不伏

對

任蘭幸逢昌運得齒齊甿欽奉太和庶延遐壽豈謂夢
瓊殘喘奄就飄零連石餘輝遽閴適盡但以庭虚謝玉
掌絶韋珠同伯道之無兒類伯喈之輟嗣孟軻五畝竟
闕承基揚雄一區俄從别授縣司以女既出嫁判給晁

謗之家州司以宅是見財斷入郭恭之婦宅及資物女即近親令式有文章程宜據

義井判

得井於京陌施桔槔汲水作義漿尹責擅穿街地訴云濟途行

對

香街隱隱垂柳垂楊行道遲遲載饑載渴既濬井而辨義亦鑿水而設機故窮谷射鮒坐忘抱甕之勞挈水濟

人行符種玉之兆魯宣遊往未捨蟻丘之漿漢尹載馳旋覯章臺之陌責其專擅雖掘地而汲泉濟以途行庶恢天而漏網苟利則可胡其未從

宮門誤不下鍵

安上門應閉主者誤不下鍵

對　　王維

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賔遠方朱門四闢將以晝通阡陌宵禁奸非眷彼閽人實司是職當使秦王宮裏不失

狐白之裘漢后禁中惟通豬馬之跡而乃不施金鍵空下鐵關將謂堯人可封固無狗盜之侶王者無外有輕魚鑰之心過自慢生陷玆詿誤而抱關為事空欲望於侯嬴或犯門有人將何禦於臧紇固當無疑必寘嚴科

橘奴判

甲有橘奴不書於版圖大比被糾訴稱田賦不闕

對

江皐半眠盧橘是植珠樹金實含芬吐芳班史埒富於

封君李衡取方於童僕詳觀夏書珍味猶錯於包貢式
遵周禮生物必載於版圖何厚産之闕書而溥言於田
賦寘於微墨誠謂得宜

平慮判

僧稱院有一株平慮依驗乃是忘憂

對

王城福田禪宇清界忍艸駢植天花亂開裛香雨而增
紅澹祥煙而泛緑微其種類已備神農之書覽彼芳菲

取惑愚僧之目狀稱平慮驗乃忘憂初欲薦其禎祥終用彰於紕繆只可樹之於背翫彼芳香何乃言之於公取其眩惑足以發周客之笑生燕人之慚未全害於政經不可濫於刑典

盜瓜判

常州甲稱錢客每以種瓜為業遂被伶人洪崖盜食其瓜並盡為客所擒遂作術化出滿田是瓜客乃放之崖去後了復無瓜客詣縣告崖是妖賊

對

錢客家臨白社業在青門米實葱花光浮五色藍皮窑裡美至三摇長懐洗玉之珍方有致金之望洪崖行乖夔足道契狼心不能李徑遺冠𨙸乃瓜田躡履循茲猿臂因採掇而全空眷彼龍蹄隨指揮而忽見寧勞宋灌自含氷谷之文不假曾鋤俄結火山之實錢既迷斯術化洪乃集彼回邪於是釋此妖人將殊盜者初觀帶毋似逐仙來後察空苗疑因夢失幻人為幻幻已去而無

瓜迷者知迷迷既祛而有悟論妖疑竊誨盜情深雖陳

券口之詞莫辨訛言之實洪崖不在丹筆何施客告未

曉真虛崖實未知州縣吏宜尋問方可裁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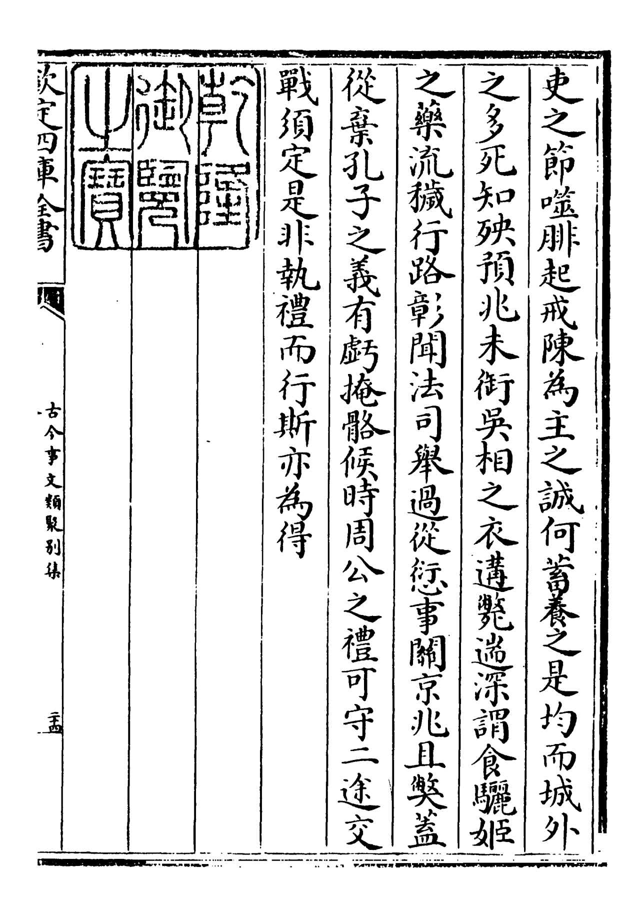
不埋狗判

城外多死狗法司責京兆府不埋訴非掩骼時

對

惟犬守禦居人是要混雞而入坐識於新豐伴鷹而遊

行傳於上蔡是故閭閻容邇音響相聞喧鵲成譁表貿



乾隆御覽之寶

吏之節嗌腓起戒陳為主之誠何蓄養之是均而城外之多死知殃預兆未銜吳相之衣遘斃遄深謂食驪姬之藥流穢行路彰聞法司舉過從愆事關京兆且獎蓋從棄孔子之義有虧掩骼候時周公之禮可守二途交戰須定是非執禮而行斯亦為得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别集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徐　莊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十二

宋 祝穆 撰

書法部飛白附

御書

羲書要語聖人肆筆而成書楊五百奎星屈曲相鈎似文章之畫王羲之傳注唐勑云制勑施行既為永式皆用白紙多有蠧食自今尚書省須下諸司及州縣並用黃紙書

之春明退朝錄詔多用白藤紙撫軍用黃麻紙青詞用青藤紙朱字翰林志雜志云唐詔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後始用綾

飛白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保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其所予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所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旌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恥為浮薄或

由此也夫

詩句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纒杜紫誥鸞回紙杜御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杜三后在天遺聖墨百神受職扶琳宫文思帝澤餘温潤雨露下國常年豐

飛白鳳舉崩雲絶鸞驚遊霧

古今事實

伏羲畫卦

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

縱筆大字

宋武帝書素拙劉穆之曰公但縱筆作大字徑尺無嫌大既有所包其勢亦美帝從之紙六七字便滿

掘筆避禍

宋孝武欲擅書名王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

君前善對

齊髙帝善書及登位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書畢謂僧

虔曰誰為第一僧虔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矣

御書屏風

唐太宗自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絶嘗謂朝臣曰草書小道雖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

賜詔數函

李靖家藏大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

付公吾不從中制也一日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

登榻爭取

唐太宗宴玄武門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乗酒爭取於帝前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得之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

飛白賜臣

唐太宗嘗以飛白賜馬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股肱

之寄要在忠力高宗嘗爲飛白賜侍臣戴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賛皇猷其詞皆有比興

仁宗飛白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玩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爲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爲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爲奇絶又出三

百點外

賜飛白書

范蜀公東齋記嘉祐間召近臣天章閣下觀書閱瑞物上親作飛白書令左右搢笏以觀歐公作仁宗御書飛白記曰今賜書之藏於室也吾知其有望氣者縈光起而燭天必賜書之所在也　又令王禹玉跋尾人賜一紙既而置酒羣玉殿歐公有謝賜飛白詩并序

雜著

君不與臣爭能　　蘇子瞻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為媿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照多累句王僧虔用掘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為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

善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他人之妾也

跋御書石湖下方　　范成大

淳熙八年三月庚戌制書擢臣居守金陵閏月丁亥朝行在所庚寅辭後殿翼日既望詔賜清燕苑中皇帝親御翰墨大書石湖二字以賜天縱聖能游藝超絕典則高古如伏羲畫體勢奇逸如神禹碑日光雲章垂耀縑素環列改觀禁御動色臣驚定喜極不知抃蹈眛死奉

觴上千萬歲壽奉寶書以出越五日至於石湖藏焉石湖者具區東匯自為一壑號稱佳山水臣少長釣遊其間結茅種木久已成趣春秋時吳臺其陰越城其陽登臨訪古往蹟具在汙萊露蔓千七百餘年莫有過而問者今猥以臣故徹聞髙清天光㫷臨燕及荒野𧮪開闢來未覩斯盛裴度李徳裕皆唐宗臣緑野平原亦聲震當代揆今所蒙無傳焉何物幺麽獨冐寵赫百身萬殞莫能負戴臣蒲栁早秋仕無補益𧮪官儻晼晚行不休

昧止足之戒則將上累隆知俯愧初服臣用是懼兾幸少日遂賜骸骨歸老湖上宿衛奎璧與山川之神暨猿鶴松桂同在昭回中一介姓名亦因是不朽使後世之臣屬厭榮禄得全於桑榆以無辱君賜則陛下丕顯休命不委於草莽庶幾報恩之萬一既摹刻扁傍又被之琬琰以傳且附著臣之自叙云爾

跋御書誠齋二大字　　楊萬里

淳熙十三年三月十九日今上皇帝陛下於東宫榮觀

堂召官僚燕集酒半從至玉淵堂詹事臣邲臣端禮諭德臣揆侍講臣袤各傳刻所賜御書齋名籤軸以進再拜稱謝惟侍讀臣萬里於同列為末至葢已嘗有請因再拜申言之皇帝陛下欣然索一大研命磨潘衡墨染屠覺竹絲筆乗興一揮誠齋二大字贈侍讀楊檢詳六小字識以清賞堂印視諸齋字畫雅健相若而精神飛動似覺更勝恭惟皇帝陛下心畫超詣雲章昭回龍跳虎臥鸞飄鳳泊葢天縱之能聖學之餘也臣既拜賜退

而寶藏於家今假守髙安郡幸逢六龍御天之力敬刻之金石以侈寒士千載之榮遇云年月日具位臣楊萬里拜手稽首謹書

古詩

九月十五日邇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讀官燕於東宮又遣中使就賜御書詩各一首臣蘇軾得紫微花絶句翼日各以表謝又進詩一篇臣軾詩云

繡裳畫衮雲垂地不作成王剪桐戲日高黃繖下西清風動槐龍舞交翠壁中蠧簡今千年漆書科斗光射天諸儒不復憂吻燥禾宮賜酒如流泉酒酣復拜千金賜一紙驚鸞回鳳字蒼顏白髮便生光袖有驪珠三十四歸來車馬已喧闐爭看銀鉤墨色鮮人間一日傳萬口喜見雲章第一篇玉堂晝掩文書靜鈴索不摇鐘漏永莫言弄筆數行書須信平時由主聖祈連烽息沙漠空捷書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

文思天子師文母終閉玉關辭馬武小臣顧對紫微花

試草尺書招贊普

跋尤延之左思所藏光堯太上皇帝御書西

漢書列傳目上有璽文曰帝録臣袁得之以

示臣萬里謹拜手稽首作歌敬書於後

鸞臺長史老野僧月前病鶴霜後蠅文書海裏哀不了

黑花亂發雙眼睛故人同舍尤太史敲門未揖心先喜

袖中傾下十斛珠五色光芒射牕几自言天風來帝旁

拾得復古殿中雲一張向來太上坐朝罷晴日光風萬機暇浣花文理氷雪容宣城雞距針芒鋒天顔有喜聯小試西京書目供游戲韓趙衛霍欣掛名舒向卿雲感書字漢庭多少失意人九京寸恨不作塵一朝翻入聖筆底昭回之光喚渠起小臣濫巾縫掖行手抄孝經不徹章何曾下筆寫史漢再拜恭覽汗透裳太史結廬伴鷗鷺錫山山下荆溪渡紅光紫氣上燭天曾是深藏寶書處

聖筆石湖大字歌　楊廷秀

淳熙聖人錫宴臨遣端明殿學士叅政臣范成大居守金陵觴次肆筆作石湖二大字賜之以寵其行臣成大刻石以碑本分送小臣楊萬里謹拜手稽首敬賦長句

石湖仙人補天手整頓乾坤屈伸肘爾來化作懶臥龍簸弄珠璣漱瓊玖五雲萬里天九重玉皇深拱蓬萊宮豈無九虎守閶闔北門半扉當朔風夜令雲師㰺風伯

鞭起卧龍湖底月湖中捲上天中央却煩北門護風雪仙人馭風乘綠雲玉宸殿上朝帝真帝將北斗酌天酒氷桃碧藕脯麒麟傳呼玉蜍吸銀浦黙雲調氷澆玉兎洒成羲畫河洛書白璧一雙浮雨露石湖二字天上歸奎星壁宿落山扉昭回下飾吳花草姑蘇臺前近太微詩人不直一杯水自是渠儂命如紙教人妬煞石湖仙手攬星辰懷袖底

雜著 係飛白

仁宗皇帝御書飛白記　　黄庭堅

臣某元祐中待罪太史氏切觀金匱石室之書論載仁宗皇帝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小遂生至於耆老安樂田里不憂不懼百姓皆如芻狗無謝生之心又言上天德純粹無聲色遊畋之好平居時時御筆墨尤喜飛白一書之成左右扶持爭先乞去稍稍散落人間慶雲景星光被萬物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相與傳玩比於河圖洛書之敬愛所在如臨父母比豈與周人思召伯愛

甘棠同年而語哉恭惟昭陵復土垂四十年至今父老言之未嘗不霣涕後生聞説前朝事無不踊躍恨不身當其時嗚呼可謂有徳君子者邪竊嘗深求太平之源而仁祖在位時未嘗出奇變古垂衣拱手以天下之公是非進退大臣而百官修職四夷承風臣亦不能識其所以然故祕閣校理臣張公裕所藏書其子臣浩以示臣臣冒昧論著如此譽天地之高厚贊日月之光華臣自知其不能也

寶奎殿太宗御書贊

呂祖謙

臣竊惟太宗皇帝萬機之暇儲神翰墨鏤文之管白龍之牋天光分曜森若飛霞間嘗大書相國寺之扁榜昭垂於璇題彤桷之間雲章聖藻足以三二曜而六五緯巍然炳然作鎮上都矣仁宗皇帝潤色祖業遹追來孝屬意於增光顯設者甚厚嘗起祕殿於丹禁而閎麗靚深顯敞穹麗有踰其素皇帝深惟易簡樸素之義避而弗居迺明道紀元之首載以太宗宸筆額奉安錫名寶

奎而并藏書焉寳歷一祺復刋之樂石以揭示萬有千年俾勿壞而又昭以宸翰之飛白副以宰輔之紀録篆額光華之典震燿千古焕乎治世之丕律也臣嘗細繹前載涵泳聖涯恭聞真宗聖帝會集太宗御書寳藏於龍圖閣太清樓親製神文聖筆頌以紀冠古人神之妙則仁宗之是舉豈非祗若先猷者歟惟太宗書之於前所以冠倉史掃鍾王集圖書之大成者也惟仁宗藏之於後所以重堯華廣文聲集奉先之大成者也於鑠盛

典不可闕然而無述謹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皇矣太宗　聖文冠古　奎壁分耀

鸞翔鳳翥　廼眷梵宫　榱題有嚴

爰錫扁榜　天藻爛然　元氣淋漓

載沐神筆　矞雲五色　祥輝紙集

粃糠倉史　奴僕鍾王　都人縱觀

驩塞康莊　仁宗嗣服　增光祖業

上恬下熙　以永休烈　於赫廣殿

壯觀皇居　迺奉神畫　以華清都
表以飛白　作民恭先　副在堅珉
是勒是鑑　璧月珠星　錯落藻梲
雲章一臨　丹艧失色　外拱祕閣
璀璨金碧　層霄絢采　仰觀雙璧
諸儒聳歎　震耀石渠　挾今之書
與之同符　内顧玉堂　宸翰陸離
邇臣拜賜　四建昭垂　銀鈎相鮮

怒猊渴驥　挾今之書　與之一揆

丕顯太宗　人文化成　丕承仁宗

純孝烝烝　潤色鴻業　闕

受言藏之　為國寶鎮　休光上騰

有爛其虹　小臣作詩　式昭顯融

字學

羣書要語書心畫也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揚子依類象形之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著於竹帛之謂書說文大字

促令小小字放使大自然寬猛得所橫則如長舟之截

小渚直則如春笋之抽寒谷潜確類書點欲堅重如鐵鈎欲活

而有力如銀同上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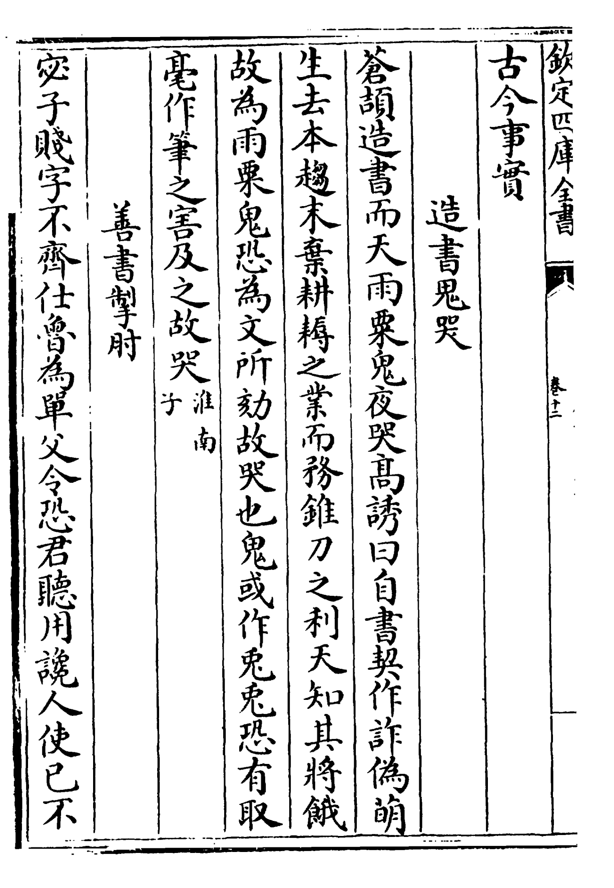
畫乃沉着當其用鋒常欲透過紙背褚河南論

詩句筆落驚風雨　揮翰銀鈎連　灑落若銀鈎　詞

翰雨如神　揮毫落紙如雲煙並杜高樓賀監昔曾登壁

上筆蹤龍虎騰劉禹錫　偶因獨見空驚目便不同時須服

膺同上



古今事實

造書鬼哭

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自書契作詐偽萌生去本趨末棄耕耨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文所劾故哭也鬼或作兎兎恐有取毫作筆之害及之故哭淮南子

善書掣肘

宓子賤字不齊仕魯為單父令恐君聽用讒人使已不

得行其政故請君近吏二人與俱至官令二吏書輙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吏患焉辭歸魯子賤曰子書甚善子勉而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二吏皆笑之君以問孔子孔子曰不齊君子也其材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公悟太息家語

必先利器

魏韋誕字仲將諸書並善鄴都宮觀始就詔令仲將題

署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三輔決録

題榜髮白

魏明帝立陵雲觀誤先釘榜以籠盛韋誕轆轤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既下鬚鬢皓然還語子弟宜絶此法

憚於題榜

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而難言之試

以仲將懸橙題榜語之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獻之傳

臨池學書

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家中衣絹先書而後練

見書嘔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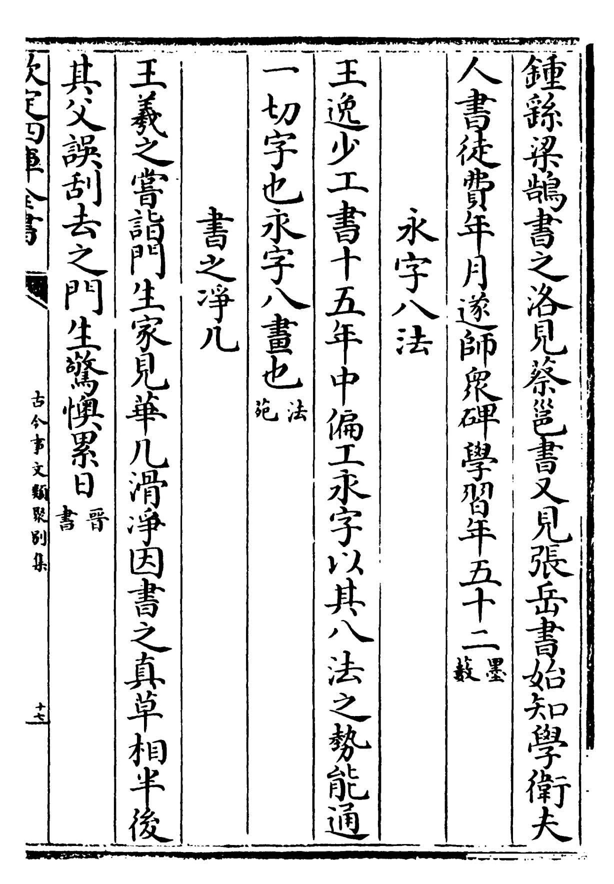
鍾繇字元常見韋誕筆法於韋誕坐上搥胸三日因嘔血墨藪

名逼衛夫人

王羲之年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與之不旬月書法大進尚書郎李充母以己姓衛自稱李衛見之曰此兒必用筆訣近見其有老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羊欣筆陣圖　衛夫人書云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法帖

學習衆碑

王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及渡江北見李斯等書之許見



鍾繇梁鵠書之洛見蔡邕書又見張岳書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遂廵師衆碑學習年五十二墨藪

永字八法

王逸少工書十五年中偏工永字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也永字八畫也法苑

書之淨几

王羲之嘗詣門生家見華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累日晉書

抗衡鴈行

王羲之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草猶當鴈行

寫經換鵝見鵝門

題老嫗扇見扇門

書蘭亭序

蘭亭者晉右軍將軍會稽内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雖好山水尤善草隷以晉穆帝永和九年莫春三月三日常遊山陰與

太原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井逸少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搆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乃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無如祓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即第五子徽之之後掌其書為蕭翼紿而取之何延之蘭亭記

蘭亭序殉葬

太宗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為軸寶惜者蘭亭為最嘗附耳詔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遂以玉匣貯藏昭陵後温韜發昭陵復入人間尚書故實

焚樂毅論

唐太平公主愛右軍所書樂毅論則天與之以織袋盛置箱中及籍没咸陽老嫗竊去縣吏捜取嫗驚懼投之

竈下法施

購諸王書

則天以王方慶家多書籍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三年太宗購求先臣並已進之惟有一卷見在又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舊唐書本傳

父掣兒筆

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

兒輩賤家雞

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平在都下與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

書新絹裙

羊欣年十一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

夏月入縣欣着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

搨一千字

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鉄石於鍾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帝召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日編綴進上鬢髮皆白尚書故實

海外求書

蕭子雲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

雲維舟將發使人於渚侯候之望船三十許步前行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名聞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蹟子雲乃為停舟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恡自非答餉不書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書梁書

陳牒求判

張旭初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家藏耳旭因問所藏

盡出其父書旭日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本傳有寒士與旭為隣日數致簡得其報章遂鬻於市因獲富足法苑

印泥畫沙

張長史曰褚河南論書云用筆如印泥畫沙始不悟後於江岍以錐畫沙始信長史之言貴藏鋒也韋續書訣

歐書險勁

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為一時

之絶高麗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播於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貌魁梧耶詢形體幺麽故云

公權筆諫

柳公權穆宗即位公權以夏州掌記入奏帝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卿久矣即拜翰林侍書學士穆宗問公權筆法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公權筆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以為不孝至外夷入貢别署貨貝曰此

購栁書　歐陽通詢之子母徐氏教其學父書晝夜無倦遂亞於詢

評永禪師書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深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奇趣

不擇紙筆

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輙書嘗問虞世南曰吾書孰與詢答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比

善學王書

虞世南字伯施同郡沙門釋智永善學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藉甚

書字潤筆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目録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緑筆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

筆猶一種物又可笈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大可終日不滅

善書細字

應用善寫細字微如毛髮嘗於一豆上寫心經又於粒麻上寫國泰民安四字

評書取諭

張芝之書如漢武好道馮虛欲仙　蕭子雲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　庾征西翼少時與右

軍齊名右軍後進内外崇重翼甚不平在荆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好野鶩皆學右軍書　王獻之書絶衆超羣無人可擬如河間少年皆悉充悦　王僧虔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爽爽有一種風流氣力　袁崇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退縮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峰墜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透水　隋智果論書云王羲之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

雜著

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王羲之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將副也結構者謀畫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便不

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鍾繇之弟子乃咄之翼三年不敢見繇潛心改跡每畫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為之

八訣　歐陽詢

丶如高峯之墜石乚如長空之新月一若千里之陣雲丨如萬歲之枯藤乀如嶺松倒折落掛石崖𠃌如萬鈞之弩發丿如利劍截斷之角乀一波常三過筆澄心靜慮端己正容秉筆思生臨池志逸虛拳直腕指齊掌空

意在筆前文向思後分間布白勿令側偏墨淡必傷神彩絶濃必滯鋒毫肥則為鈍瘦則露骨勿使傷於軟弱不得怒降為奇調均點畫上下均平遞相顧揖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毋令左短右長凡如人上稱下載東映西帶氣宇融和精神灑落省此微言孰為不可也

妙在執筆　　張旭

二書之妙妙在執筆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識法勿使無

度其次布置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法適懐縱舍規矩五者然後濟於古人老舅彦遠聞於褚河南曰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書乃沉着當其用鋒常欲透過紙背墨藪

書不須精　顔之推

牓云赤牘書疏千里面目此藝不須過精為人所役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書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顔氏家訓

法帖多弔喪問病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朝廷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病人多疑之比見刊誤乃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間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病不得輙行尺牘義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侯鯖録

晉宋人墨迹多是弔喪問病書簡唐貞觀中搜求前世墨跡甚嚴非弔喪問病書跡皆入内府士大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傳至今筆談

唐太宗藏晉帖

蘇子瞻

唐太宗購晉人書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云以玉匣藏昭陵無復見餘皆在祕府至武后時為張易之兄弟所竊換遂流落人間多在王涯張延賞家涯敗時為軍人所刼奪取金玉軸而棄其書余嘗於李都尉瑋處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為王氏物也有謝尚謝鯤王衍等書皆奇而夷甫獨超然若羣鶴聳翅欲飛而未起也

評唐宋書

唐初字學勁健得晉宋風開元以後變為肥厚元和以後柳沈之徒復尚清勁五代楊凝式宋初李建中妙絶一時行筆亦至於肥厚李昌武不免於重濁江南李後主善書有言顔魯公端勁有法後主曰真卿之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杈手並脚田舍漢耳倦游録　山谷嘗論楊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參禪王著如小禪縛律東軒筆録

以字取士

唐人字畫見於經幢碑刻文字者其楷法往往多造精妙非今人所及蓋唐世以此取士而吏部以此為選官之法故世競學之遂至於妙

好書字能喪志　程正叔

子弟凡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費時日

於道便有荒廢處足知喪志遺書

筆說　　蘇子瞻

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柳誠懸之語良是

論用筆之法　　黄魯直

學書欲先知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鈎迴腕掌虛指實以無名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

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筆隨人意大抵書字如人有精神細觀則部位皆中度耳

單鉤拘局　　黄魯直

書字已佳但疑是單鉤肘臂着紙故尚有拘局不放浪意態耳大槩書字楷法欲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與黨伯舟帖

自成一家　　黄魯直

晁美叔嘗背議予書唯有韻爾至於右軍波戈點畫一

筆無也有附予者傳若言於陳留予笈之曰若美叔即與右軍合者優孟抵掌談說迺是孫叔敖耶往嘗有丘敬和者摹倣右軍書筆意亦潤澤便為繩墨所縛不得左右予嘗贈之詩中有句云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大字無過瘞鶴銘晚有石崖頌中興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不知美叔嘗聞此論乎南昌黃某題

肥瘦貴得體　　黃魯直

數道人作字筆勢巳遒勁可愛但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古人學書學其二處今人學書肥瘦皆病又嘗偏得其人醜拙處如今人作顔體乃其褧然者江南太史氏黄某書

書字銘　朱元晦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敬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

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題曹操帖　　　　朱元晦

余少時曾學此表時劉共父方學顏書鹿脯帖余以字畫古今誚之共父謂予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簒賊耳時予默然無以應今觀此謂天道禍淫不終厥命者益有感於共父之言云

跋蘭亭序　　　　歐陽永叔

右蘭亭修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

臨也其轉相傳摹失真彌遠然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耶想其真蹟宜如何也世言真本葬於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温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晉魏以來諸賢筆蹟遂復流落於人間宋太宗時購募所得集以為千卷俾模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並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於真

僞優劣覽者當自擇焉

跋蘭亭記　　黄魯直

此本以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摹入棠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冠映一世可想見矣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痩黨同而妬異未曾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言用筆法耶

題蘭亭序　　朱元晦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玩順伯所藏

蘭亭叙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感於斯文者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為聚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牋奏功名語右軍殆見杜德機耳

跋王獻之法帖　　歐陽修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喪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

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
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絶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
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竒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髙文
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敝精疲力以
學書為事業用此窮年而終老是真可笑也

評獻之書　　蘇子瞻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得知其長必能
名世僕以為不然知書不在筆牢浩然聽筆之所之而

不失法度乃為善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獨以其小兒用意精至卒然掩之而出其不意也

跋官本十七帖　朱元晦

官本法帖號為佳玩然其真偽已混淆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顛者極為可笑惟此十七帖相傳真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淆亂此書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

求法脫真所謂一一從自已胸襟流出來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真知其所以美也言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遊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頃年盧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西遊之便每以為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遷遊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

評顏書　　蘇子瞻

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為奇特信手自然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於黄金雖公猶未免也

跋司馬温公與潞公書　　黄魯直

司馬温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身為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温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

盖如此

跋司馬溫公帖　范至能

舊傳字書似其為人亦不必皆然杜正獻之嚴整而好作草聖王文正之沉毅而筆意洒落欹側有態豈皆似其人哉惟温公則幾耳開卷儼然使人加敬邪僻之心都盡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朱元晦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

公安得有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見得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静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纎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廹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某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

跋歐陽公書　蘇子瞻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

當為世所寶不待筆畫之工也文忠得謝其喜如此以是知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也

跋歐陽公帖　　朱元晦

歐陽公作字如其為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

跋蔡端明書　　蘇子瞻

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為第一而論者或謂不然殆未易與不知者言也書法當自小楷出而世或有未能正書

而以行草稱也君謨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可謂知其本末矣

題蔡君謨書　　黄魯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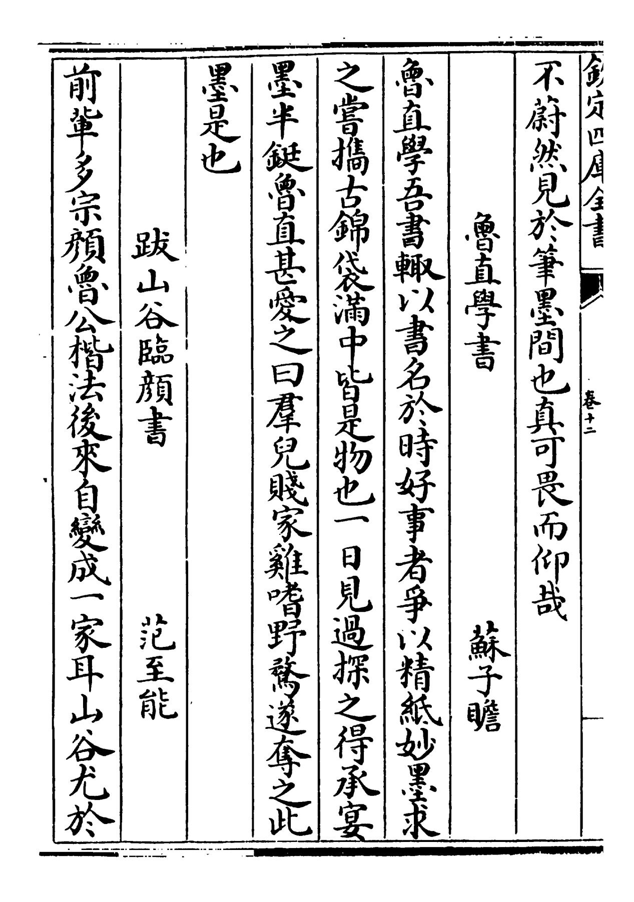
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度

跋蔡端明帖　　張敬夫

蔡端明書如禮法之士盛服齋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見者自是起敬

跋東坡帖　　張敬夫

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寶玩而況平生大節如此哉竊嘗觀公議論不合於熈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羣賢彚征及論役法與巳意小異亦未嘗一語茍同可見公之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也方貶黄州無一毫挫折意在他人巳為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於投老炎荒剛毅凜凜略不少衰此豈可及哉范太史家藏公舊帖其間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



不蔚然見於筆墨間也真可畏而仰哉

魯直學書　蘇子瞻

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嘗攜古錦袋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得承宴墨半鋌魯直甚愛之曰羣兒賤家雞嗜野鶩遂奪之此墨是也

跋山谷臨顏書　范至能

前輩多宗顏魯公楷法後來自變成一家耳山谷尤於

頗有所得蓋專作顔體不問得意與否學書當有源流

觀人書亦當知源流未易輕置議也

跋山谷帖　　張安國

字學至唐最勝雖經生亦可觀其傳者以人不以書也

諸薛歐虞皆太宗之名臣魯公之忠義公權之筆諫雖

不能書若人如何哉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世咳

唾生珠聞者興起況其書又入神品宜其傳寶百世恭

聞徽宗皇帝評公之書謂如抱道足學之士坐高車駟

馬之上橫斜髙下無不如意聖人之言經也晚學小子尚安所云

跋荆公書　　張敬夫

金陵王丞相書初若不經意細觀其間乃有晉宋間人用筆佳處但與人書帖例多匆匆草草此數紙及余所藏者皆然丞相平生何有許忙迫時邪

學荆公書　　朱元晦

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偽作者率

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甞論之以其學道於河洛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為不可曉者今觀此帖筆勢翩翩大抵與家藏者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於後

題荆公帖　朱元晦

某家有先君子手書荆公此數詩今觀此卷乃知其為臨寫本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能辨之者略識於此

跋半山老人帖　楊廷秀

半山老人此帖蓋與劉丞相之子元忠待制也紙尾云外物之來寛以處之此老心法也佩玉廟堂而面帶騎驢荒陂之色觀其字見其人

跋米元章帖　朱元晦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驟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為犇軼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

跋米元章臨王獻之帖　范至能

元章少時書法蓋自沈傳師後始入大令之室結體超軼一用其筆意此帖元章所作臨池用工如此晚年放恣自成一家不復作此狡獪變化矣

跋米元章登峴大字帖　楊廷秀

某學書最晚雖徧參諸方然相中一瓣香五十年未拈出也今得見米禮部登峴二大字乃知李密未見秦王耳

題李西臺　黄魯直

余嘗評西臺書所謂字中有筆者也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他人聞之瞠若也惟蘇子瞻一聞便欣然耳

題細字蓮華經　蘇子瞻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小字難於寛綽而有餘今君所藏抑又可怪卷之盈握沙界已周讀未終篇目力皆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刺之端可以刻木猴嗟嘆之餘聊題其末

題陳隱居書後　　蘇子瞻

陳公密出其祖隱居先生之書相示某聞之蔡君謨先生之書如三公被袞冕立玉墀之上某亦以為學先生之書如馬文淵所謂學龍伯高之為人也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李致堯乞書書卷後　　黄魯直

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

點綴終無烈婦態也

跋喻湍石所書相鶴經　朱元晦

舊藏碧虚子相鶴經古本意頗愛之今觀湍石喻公所書法度謹嚴而意象蕭散知彼為法縛矣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朱元晦

余嘗恨右軍不寫此書而寫夏侯之論今觀玉山汪季路所藏伊水老人手筆老人得無亦有予之恨乎季路將刻之石以貽永久余知有識之士當復有廢書而泣

者矣

題朱喻二公法帖　　朱元晦

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亦不過以唐人為法至於黄米而欹傾側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跡元常於千載之上斯亦奇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為此卷而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為絶倫不知鑑賞之士以為如何也

跋張安國帖　　楊廷秀

張安國書甚真而放如此然學之者皆未嘗見公之足於户下者也

評諸賢書　　朱元晦

鄒德久楷書大學今人寫得如此亦是難得只如黄魯直書自謂人所莫及自今觀之亦是有好處但自家既是寫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須要得恁欹斜則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為是但自要如此寫亦非不知做人

誠實端慤為是但自要恁地放縱道夫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他是不把持愛放縱今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為人亦然詩錄

古詩

題朱元晦所書凱歌後　張安國

我詞不足録聊以醒渠醉更叅三十年當與風子對

次韻米芾二王書跋尾　蘇子瞻

三館曝書防蠹毀得見來禽與青李秋蛇春蚓久相雜野鶩家雞定誰美玉函金籥上天來紫花敕使親臨啓絲綸過眼未易識磊落挂壁空雲委歸來妙意獨追求坐想蓬山二十秋怪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君不見長安永寧里王家破垣誰復修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自嵓誰與

美畫地為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饒水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疑聖智忍饑看書淚如洗至今魯公餘乞米

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　黃魯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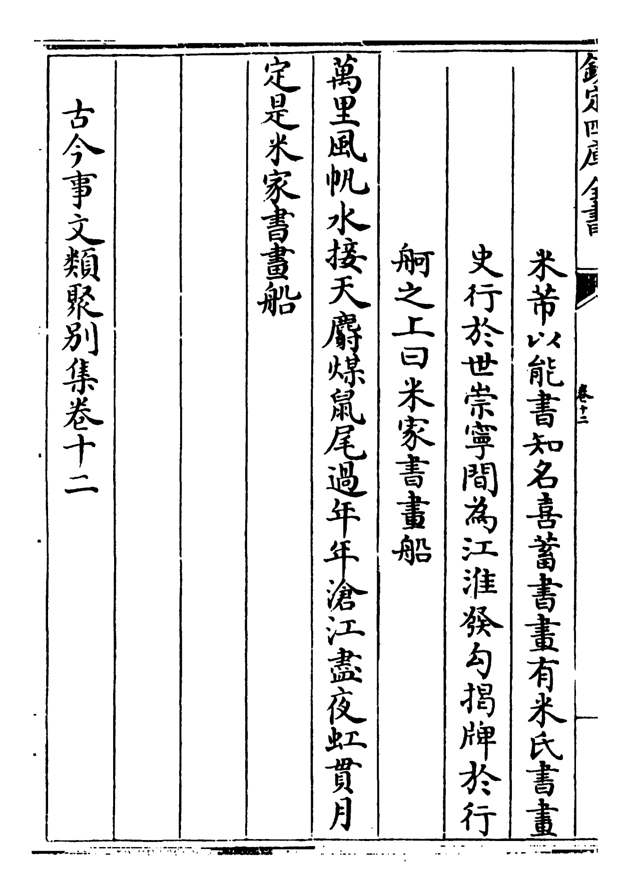
丘郎氣如春景晴風暄百果草木生眼如霜鶻齒玉氷擁書環坐愛牕明松花泛硯摹真行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我昔頗復喜墨卿銀鉤蠆尾爛箱籯贈君鋪案黏曲屏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

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字付官奴楊家新様元和脚
且盡姜牙斂手徒

柳氏二外甥求筆迹　蘇子瞻

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
莫厭家雞更問人
一紙行書兩絶詩遂良鬚鬢已成絲何當火急傳家法
欲見誠懸筆諫時

戲贈米元章　黄山谷



米芾以能書知名喜蓄書畫有米氏書畫史行於世崇寧間為江淮發運揭牌於行舸之上曰米家書畫船

萬里風帆水接天麝煤鼠尾過年年滄江盡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十二